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

白下蔡 界元放甫評點

第四十三回

智密俞假醜赦主

老燭武繼城說秦

鄭文事楚素恭而楚成乃納二甥女楚成之罪固不必言鄭文盡禮而受辱恥莫大焉固應痛心疾首而思報之者也前以兵力不如猶曰含垢忍辱出于情之不得已耳城濮之戰強弱以分幸而與晉同盟可以自固乃于伐許之役復通款于楚忘仇蒙恥捐好招九鄭文真無心胸之甚小懲而大戒最是妙語鄭文失禮于重耳自己招愆楚自城濮之敗力無可恃踐士之請成豈非懼晉之兵威而恐其來討乎晉文不責往日之罪而竟

許其成豈非鄧之大幸乎他却因國未受兵不會吃着虧苦所以看得大易了伐之許役托詞不與反又通款于楚這正是無所懲于前則無所戒于後也定要等兵臨城下國有忘滅之憂方纔肯輸心服意受盟這等人真是賤骨頭不知輕重

晉文之復曹衛都是出于無可奈何故列國之服亦只是畏其力而非懷其德也所以功業雖盛終不能以媲美齊桓也歟受困甚處怨毒必深此人情也晉文五鹿之困可謂最甚之處矣故其于衛成也必欲殺之而後已至于曹則次之矣故其復曹較復衛頗易

甯俞雖是忠臣然學術却不醇正蓋子適元咺本非篡弒者比晉始許衛成以復國却未曾先有一字通信于國中卽逆料其發兵相拒亦或然或不然之事也乃以卿位啖周治而使殺元咺并弒子適逆詐售欺殊非君子之品甯俞非特學術不醇卽其算計亦殊不周到元咺之立子適晉文之命也衛成者晉文之仇僥倖不死而得許以返國者也今乃纔得返國之命便用詭計而殺其所命立之人假使晉侯餘怒未忘復因此而興兵問罪其將何以自解乎不圖萬全而行此僥倖走險之事焉得爲善謀乎

魯僖公之請晉釋衛是順水行舟之法因其勢而利導之便爲力不多而成功殊易與請楚釋宋正是一樣機局

鄭公子蘭不從伐鄭之役是無意于鄭也而後竟得鄭假使當日爲晉嚮導而鄭人請之而晉人立之天下後世能無疑乎同一得國而得名之美惡判然若此人其知所以目處哉秦晉同兵以爲好也因而背之又加戍焉不招怨乎棄好尋怨秦何所

利而爲此豈真惡滅鄭之後晉遂生事于秦乎但晉果欲有專于秦不在取鄭不取鄭也即使疑之何不使鄭請成于晉可以居存鄭之功而仍不失同晉之好乃私盟而成之何也只就此事看來秦穆胸中頗不甚明白

燭武雖有口辨然其說秦伯之語率皆牽強扭捏未有切中要言可以聳人聽聞者秦穆一時不明否則或別有主見故聽之耳若以我意論之殊不足取

話說周襄王受朝已畢欲返洛陽眾諸侯送襄王出河陽之境就命先蔑押送衛侯于京師時衛成公有微疾晉文公使隨行醫衍醫人各衍與衛侯同行假以視疾爲名實使之酖殺衛侯大不以洩胸中之忿若不用心必死無赦又分付先蔑作急在意了事之口一同醫衍回話襄王行後眾諸侯未散晉文公曰寡人奉天子之命得專征伐今

諸人一心事不通中國王駕再臨諸君趨走不暇穎陽許都今開封府許川

密邇置若不聞怠慢莫甚願偕諸侯問罪于許這個自然該討不眾然何以謂之尊王眾

諸侯皆曰敬從君命時晉侯爲主齊魯宋魯密陳蔡鄭八國諸侯皆

率車徒聽命一齊同穎陽進發只有鄭文公提原是晉王姻黨又是

又是女婿實是奸親戚懼晉來附見晉文公處置曹衛大過心中有不平之意

思想晉侯出亡之時自家也曾失禮于他親口許復晉看他兀自

不肯放手如此懷恨未必便忘情于鄭也不如且留晉國一路做個

退步後來患難之時也有個倚靠上卿叔詹見鄭伯躊躇似有肯

之意遂進諫曰晉幸辱收鄭矣君勿貳也貳且獲罪不赦鄭伯不聽

使人揚言國中有疫托言祈禱遂辭晉先歸陰使人通款于晉曰

侯惡許之暱就上國也驅率諸侯將問罪焉寡君畏上國之威不敢

從兵敢告不是怕他加到先弄出由頭人聞有諸侯之兵亦遣人

告急于**晉**成主曰吾兵新敗勿與**晉**爭亦深知晉君固之能俟其

厭兵之後而求成焉遂不救**晉**諸侯之兵圍了穎陽水滴不漏時**曹**

共公襄尙羈五鹿城中不見**晉**侯赦令欲求能言之人往說**晉**侯小

臣侯儒請攜重賂以行凡是做事未有不以賂為先者可嘆**曹**共公許之侯儒聞諸侯

在**許**遲至穎陽欲求見**晉**文公適文公以積勞之故因染寒疾夢有

衣冠之鬼向文公求食想其心中或亦自有不安故形之于夢耳此之而退病勢愈加卧

不能起方召太卜郭偃占問吉凶侯儒遂以金帛一車致于郭偃告

之以情使借鬼神之事為**曹**求解鬼神之事在他口中說便正合宜侯儒有竅須如此恁

般進言郭偃受其賄囑許為講解既見**晉**侯視之以夢布卦得天澤

之象陰變為陽偃獻繇於文公其詞曰

陰極生陽 蟄蟲開張 大赦天下 鐘鼓堂堂

文公問曰何謂也郭偃對曰以卦合之于夢就借他夢來說其言便易入了心有失

祀之鬼神求救于君也文公曰寡人于祀事有舉無廢且鬼神何罪

而求赦耶偃曰以臣之愚度之其**曹**乎**曹**叔振鐸曹如封之君文之昭也

晉先君唐叔武之穆也昔**曹**桓公為會而到刑**衛**異姓之國即以霸主來比

可謂善于立言今君為會而滅**曹****衛**同姓之國况二國以蒙許復矣踐土之

盟君復**衛**而不復**曹**同罪異罰振鐸失祀其見夢不亦宜乎說得殊為有理

不像受賄的君若復**曹**伯以安振鐸之靈布寬仁之令享鐘鼓之樂又何

疾之足患這一席話說得文公心下豁然覺病勢頓去其半即時遣

人召**曹**伯襄于五鹿使復歸本國為君恨曹之心本輕于所界宋國衛故一說即行也

田土亦吐還之**曹**伯襄得釋如籠鳥得翔于霄漢檻猿復升于林木

即統本國之兵趨至穎陽面謝**晉**侯復國之恩遂協助眾諸侯圍**許**

文公病亦漸愈**許**僖公見**晉**救不至乃面縛銜璧向**晉**軍中乞降大

出金帛犒軍文公乃與諸侯解圍而去還便宜不他亦可見晉文報怨為重尊王為輕**秦**

穆公臨別與晉文公相約異日若有軍旅之事秦兵出晉必助之晉

兵出秦亦助之彼此同心協力不得坐視二君相約已定各自分路

晉文公在半途聞鄭國遣使復通款于趙勃然大怒便欲移兵伐鄭

亦怪趙衰諫曰君王體乍平未可習勞且士卒久做諸侯皆散不如

且歸休息一年而後圖之文公乃歸話分兩頭再表周襄王回至京

師羣臣謁見稱賀畢先蔑稽首致晉侯之命乞以晉侯付司寇時周

公閱為大宰秉政閱請羈晉侯於館舍聽其修省襄王曰置大獄太

重舍公館太輕乃於民間空房別立囚室而幽之襄王亦頗善調停襄王本

欲保全晉侯只因晉文公十分忿怒又有先蔑監押恐拂其意故幽

之別室名為囚禁實寬之也審命緊隨其君寢處必偕一步不離凡

飲食之類必親嘗過方纔進用先蔑催促醫衍數次奈審命防範甚

密無處下手醫衍沒奈何只得以實情告于審命曰晉君之強明子

所知也有犯必誅有怨必報衍之此行實奉命用酖不然衍且得罪

衍將為脫死之計子勿與知可也審命附耳言曰子既剖腹心以教

我敢不曲為子謀乎子之君老矣遠于人謀而近于鬼謀言信鬼近

聞晉君獲宥特以巫史一言子若薄其酖以進而托言鬼神君必不

罪亦算因其勢寡君當有薄獻總見此醫衍會意而去審命假以晉

侯之命向衍取藥酒療疾因密致寶玉一函衍告先蔑曰晉侯死期

至矣遂調酖于甌以進用毒甚少雜他藥以亂其色寶玉審命請嘗

衍佯不許強逼晉侯而灌之纔灌下兩三口衍張目仰看庭中忽然

大叫倒地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裝得仆甌于地酖酒狼籍審命故意

大驚小怪命左右將太醫扶起半甌方蘇問其緣故衍言方灌酒時

忽見一神人身長丈餘頭大如斛裝束威嚴自天而下想是寶玉直

入室中言奉唐叔之命來救晉侯遂用金鎚擊落酒甌寶玉能變使

我魂魄俱喪也。衛侯自言所見與衍相同。審俞佯怒曰：汝原來用毒

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當云若非幾不免矣。我與你義不俱生，即

奮臂欲與衍鬪。又裝得像左右為之勸解。先蔑聞其事，亦飛駕來視。想必

又薄又少，以此受毒不深，略略患病，隨即痊安。先蔑與衛侯還，大謂審俞曰：汝君既獲神祐，後祿未艾，蔑當復于寡君。衛侯服醜

此事，回復文公文公信以為然，赦醫衛侯，不誅。史臣有詩云：

酖酒何名毒衛侯，漫教醫衍碎磁甌。

文公怒氣雖如火，怎脫今朝審武謀。

却說魯僖公原與衛世相親睦，聞得醫衍進醜，不死。魯文公不加責

罪，乃問于臧孫辰曰：衛侯尚可復乎？辰對曰：可復。僖公曰：何以見之？

辰對曰：凡五刑之中，大者甲兵斧鉞，次者刀鋸鑽笮，最下鞭亂或陳

之原野，或肆之市朝，與百姓共明其罪。今衛侯於衛不用刑而私醜

焉，又不誅醫衍，是諱殺衛侯之名也。文仲善衛侯不死，其能老于周

乎？若有君侯請之，于端情必救。衛侯復國，必益親于魯。諸侯誰不誦

之高義，僖公大悅。曉得各人使臧孫辰先以白璧十雙獻于周襄王。

為衛求解，襄王曰：此衛侯之意也。若魯無後言，朕何惡于衛君？天子

得罪于諸侯而曲辰對曰：寡君將使辰哀請于魯，然非天王有命，下

臣不敢自往。襄王受了白璧，又是此明是依允之意。臧孫辰隨到魯

國，見了文公，亦以白璧十雙為獻。曰：寡君與衛侯兄弟也。衛侯得罪，君

侯寡君不違寧處，今聞君已釋魯伯寡君，願以不腆之賦為衛君贖

罪。文公曰：衛侯已在京師，王之罪人寡人何得自專乎？為何私自用

臧孫辰曰：君侯代天子已令諸侯，君侯如釋其罪，雖王命又何殊也？

先蔑進曰：魯親于衛，君為魯而釋衛，二國交親，以附于魯，若何不利？

焉？文公許之，即命先蔑再同臧孫辰如魯，共請于襄王，乃釋衛成公。

之囚放之回國時元咺已奉公子瑕為君修城繕備出入譏察甚嚴

晉成公恐歸國之日元咺發兵相拒密謀於審俞俞對曰聞周欽治

厘以擁子瑕之功求為卿而不得中懷怨望此可結為內援也因

可算得是臣有交厚一人姓孔名達此人乃**忠**臣孔父之後胸中廣有

經綸周治三人亦是孔父相識若使孔達奉君之命以卿位啖二人

使殺元咺其餘俱不足懼矣**衛**侯曰子為我密致之若事成卿位固

不吝也審俞乃使心腹人一路揚言**衛**侯雖蒙寬釋無顏回國將往

楚國避難矣因取**衛**侯原書付孔達為信教他私結周欽治厘二人

如此恁般歎屢相與謀曰元咺每夜必親自巡城國家多事之際

巡城而不嚴設防衛宜其過難誠伏兵於城闌隱處突起刺之因而殺入宮中并殺

子瑕掃清宮室以迎**衛**侯功無出我二人上者兩家各自約會家下

埋伏停當黃昏左側元咺巡至東門只見周欽治厘二人一齊來迎

元咺驚曰二位為何在此周欽曰外人傳言故君已入**衛**境且晚至

此大夫不聞乎元咺愕然曰此信從何來治厘曰聞審大夫有人入

城約在位諸臣往迎大夫何以處之元咺曰此亂言不可信之况大

位已定豈有復迎故君之理周欽曰大夫身為正卿當洞觀萬里如

此大事倘然不知要你則甚雖是油嘴話而說來却亦有理治厘便拿住元咺雙手

元咺急待掙札周欽手拔佩刀大喝一聲劈頭砍來去了半個天靈

蓋死不以罪殊為可憐伏兵齊起左右一時驚逃周欽治厘率領家下沿途大

呼**衛**侯引**齊**之兵見集城外矣爾百姓各宜安居勿得擾動百姓

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便是為官在朝的此時也半疑半信正不知甚

麼緣故一個個袖手靜坐以待消息周欽治厘二人殺入宮中公子

適方與其弟子儀在宮中飲酒聞外面有兵變于儀拔劍在手出宮

探信正遇周欽亦被所殺尋覓公子適不見宮中亂了一夜至天明

方知子適已投井中死矣周歆治塵將衛侯手書榜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衛成公入城復位後人論衛武子能委曲以求復成公可謂智矣然使當此之時能諭之讓國于子瑕瑕知衛君之歸未必引兵相拒或退居臣位豈不兩全乃導周歆治塵行襲取之事遂及弑逆骨肉相殘雖衛成公之薄武子不為無罪也此論正當有詩嘆云

前驅一矢正含冤

又迫新君赴井泉

終始貪殘無諫阻

千秋空說審俞賢

衛成公復位之後擇日祭享太廟不負前約封周歆治塵並授卿職使之服卿服陪祭于廟是日五鼓周歆升車先行將及廟門忽然目睛反視大叫周歆穿窬小人蛇豕奸賊我父子盡忠為國汝貪卿位之榮戕害吾命我父子含冤九泉汝盛服陪祀好不快活我拿你去見大夫及子瑕看你有何理說吾乃上大夫元咺是也言畢九竅流血

血僵死車中

若無冤鬼取命不知小輩更如何作惡

治塵後到喫一大驚慌忙脫卸卿

服托言中寒而返

精衛成公至太廟改命審俞孔達陪祀還朝之時

治塵辭爵表章已至衛侯知周歆死得希奇遂不强其受未踰月治

塵亦病亡可憐周治二人止為貪圖卿位幹此不義之事未享一日

榮華徒受千年唾罵豈不愚哉

即是能享榮華亦自難逃唾罵孰得孰失人當三思

衛侯以審

俞有保護功欲用為上卿俞讓於孔達乃以達為上卿審俞為亞卿

達為衛侯畫策將子瑕之死悉推在己死周歆治塵二人身上假使二人

不死且以為卿却將如何遣使往謝衛侯衛侯亦付之不問造化時習說可見計策本不全矣

周襄王十二年衛侯已休息歲餘文公一日坐朝謂羣臣曰衛人不

禮之仇未報今又背衛款衛吾欲合諸侯問罪何如先軫曰諸侯屢

動矣今以衛故又行徵發非所以靖中國也便是力所能得亦須體

况我軍行無缺軍士用命何必外求文公曰秦軍臨行有約必與同

事先軫對曰鄆為中國咽喉故齊桓欲霸天下每爭鄆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爭之不如獨用本國之兵文公曰鄆鄰於晉而遠於秦何利焉豈料秦之不肯用是此故乃使人以兵期告秦約於九月上旬同集鄆境文公臨發以公子蘭從行蘭乃鄆伯捷之庶弟向年逃晉仕為大夫及文公即位蘭周旋左右忠謹無比故文公愛敬之此行益欲藉為向導也蘭辭曰臣聞君子雖在他鄉不忘父母之國大是君有討於鄆臣不敢與其事文公曰卿可謂不背本矣乃留公子蘭于東都白此有扶持他為鄆君之意晉師既入鄆境秦穆公亦引著謀臣百里奚大將孟明視副將杞子逢孫楊孫等車二百乘來會兩下合兵攻破郊關直逼曲洧築長圍而守之晉兵營于函陵在鄆城之西秦兵營于汜南在鄆城之東遊兵日夜巡警樵探俱斷慌得鄆文公手足無措早知今日何不當初大夫叔詹進曰秦晉合兵其勢甚銳不可與爭但

得一百辨之士往說秦公使之退兵秦若退師晉勢已孤不足畏哉只怕鄆伯曰誰可往說秦公者叔詹對曰佚之狐可鄆伯命佚之狐未必狐對曰臣不堪也臣願舉一人以自代此人乃口懸河漢舌搖山嶽之士但其老不見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往說不患秦公不聽矣鄆伯問其何人狐曰考成人也姓燭名武年過七十事鄆國為圉正上世同三世不遷官乞主公加禮而遣之鄆伯遂召燭武入朝見其鬚眉盡白偃偻其身蹒跚其步左右無不含笑燭武拜見了鄆伯奏曰主公召老臣何事鄆伯曰佚之狐言子舌辨過人欲煩子說退秦師寡人將與子共國燭武再拜辭曰臣學疎才拙當少壯時尙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耄筋力既竭語言發喘安能犯顏進說動于柴之聽乎鄆伯曰子事鄆三世老不見用孤之過也今封子為亞卿強為寡人一行佚之狐在傍贊言曰大丈夫老不遇時委之于命打

英雄多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辭燭武乃受命而出時二
 少血泪國圍城甚急燭武知秦東晉西各不相照是夜命壯士以繩索縋下
 東門逕奔秦寨將士把持不容入見武從營外放聲大哭老人多泪白是常情
 營吏擒來稟見穆公穆公問是誰人武曰老臣乃鄭之大夫燭武是
 也穆公曰所哭何事武曰哭鄭之將亡耳穆公曰鄭亡汝安得在吾
 寨外號哭武曰老臣哭鄭兼亦哭秦鄭亡不足惜獨可惜者秦耳穆
 公大怒喝曰吾國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當斬首武面無懼色正是

說時石漢皆開眼

道破泥人也點頭

紅日朝升能夜出

黃河東逝可西流

從容而言曰秦晉合兵臨鄭鄭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鄭而有益于秦
 老臣又何敢言不惟無益又且有損君何為勞師費財以供他人之
 役乎穆公曰汝言無益有損何說也燭武曰鄭在晉之東界秦在晉

之西界東西相距千里之遙秦東隔於晉南隔於周能越周晉而口

鄭乎鄭雖亡尺土皆晉之有晉文不是定要於秦何與夫秦晉兩國滅鄭殊覺扭扭

比鄰並立勢不相下晉益強則秦益弱矣為人兼地以自弱其國智
 者計不出此且晉惠公會以河外五城許君既入而旋背之君所知

也晉惠之事不可位人文公身上殊覺牽強君之施于晉者累世矣曾見晉有分毫之報

于君乎晉侯自復國以來增兵設將日務兼并為強今日拓地于東
 既亡鄭矣異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聞虞虢之事乎假虞

君以滅虢旋反戈而中虞虞公不智助晉自滅可不鑒哉虞虢唇齒之邦秦晉

乃匹同也鄭與秦遠又非其倫牽強扭更甚然左傳中無此語君之施晉既不足恃晉之用秦又

不可測以君之賢智而甘墮晉之術中此臣所謂無益而有損所以
 痛哭者此也穆公靜聽良久聳然動色頻頻點頭曰大夫之言是也

百里奚進曰燭武辯士欲離吾兩國之好君不可聽之燭武曰君若

皆寬目下之圍定立盟誓棄**秦**降**秦**君如有東方之事行李往來取
給于**鄭**猶君外府也穆公大悅遂與燭武歃血爲誓反使杞子逢孫
楊孫三將留卒二千人助**鄭**戍守自然別有緣故不單爲燭武之言早有探騎報人
晉營文公大怒狐偃在旁請追擊**秦**師不知文公從否且看下回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晉文之霸雖以力勝然賞從亡之功則先狐趙而後魏顛城濮
之績則首狐偃而次先軫是真知德義之爲上也退三舍以避
子玉且不肯窮追秦人背約戍**鄭**而不肯追擊介推逃祿而死
封以綿田撫養億負羈之妻子而酬以官爵是厚于報德而不
肯負信也不誅勃鞭頭須不果殺叔詹是有容人之量也斬顛

頡祈瞞舟之僑黜魏犢是用法之嚴明也許楚**鄭**之盟復曹衛
之君是不終怨也用荀林父卻缺是急于用賢而不念舊惡也
內無嬖妾朝無倖臣是有知人之明而不溺于私欲也爲人君
者有其一二可以爲賢主矣况皆備于一身乎五霸之中當推

第一

晉文之服諸侯純以力而無德是不如齊桓處至其人品學問
見識却優于齊桓遠甚孟子說五霸桓公爲盛想只在緩服諸
侯上論耳

齊桓用兵多是直道晉文則純用詭詐孔子說齊桓正而不諂
晉文諂而不正正是爲此其于天子諸侯之間大率皆以權術
用事然其用兵所以能制勝者却全是權術詭詐之力蓋其勢
有不得不然卽所謂世變之大端也聖人之言是立萬世之大

經論事者莫錯會了便說聖人之于晉文有深惡也

晉文之欲殺叔詹只爲他是鄭國執政謀臣失禮背盟等事便都是他的罪過耳叔詹之說詞只算辨明心跡訴說一番以見都是鄭文不聽非自己不會勸諫耳與戰國游士巧言遮飾及以利害動人者不同讀者須有分別

晉臣在一敬字上看申卻缺其識力便自不凡然亦必定是個君子方纔識得若小人見之不厭其迂濶便以爲笑具矣

敬之一字是君子小人大關頭從來無不敬之君子亦無有能敬之小人况夫婦之際更人之所褻狎者也此處能敬其他可知晉真有識力

敬之一字論人品是君子小人關頭論事勢又與興衰成敗關頭王孫滿論秦兵必敗只在不敬上看出耳他與晉臣便是一

般見識

鄭子蘭待杞子等無加禮而乃付以城門之鑰可謂疎忽之至若無茲高鄭國其尙有幸乎

秦穆與晉文同兵伐鄭乃私與鄭人結盟而反戍之是不欲晉之得鄭也秦歸而晉取成于鄭是秦無德于鄭而有怨于晉今欲襲鄭其勢必將越晉子蘭晉所立也秦卽能襲而取之焉能越千里而有之又焉能料晉之不救也在秦穆之意謂晉文之卽世耳乃不思晉之文武諸臣固無恙乎鄭鄰于晉而遠于秦鄭卽滅其地必且爲晉有晉固安肯以河東之地相易乎况蹇叔百里奚之謀國秦之所用以強也獨于此而不用其言且加訕焉何也古語曰貪者不顧其害又曰利令智昏有味哉

霸者雖是尙力之事然終須假用仁義忠信之名方能服人以

兵戍人國而因以襲之即使得鄭傷義已多焉能成霸秦穆之計殊左

弦高是大能人是真賢者只看他行事言語次第是何等經緯若使之在位必有可觀鄭人既失之燭武又失之弦高其不競不亦宜乎

詔說秦穆私與鄭盟背晉退兵晉文公大怒狐偃進曰秦雖去不遠臣請率偏私追擊之軍有歸心必無闕志可一戰而勝也既勝秦鄭必喪膽將不攻自下矣文公曰不可寡人昔賴其力以撫有社稷若非秦君寡人何能及此以子玉之無禮於寡人寡人猶避之三舍以報其施况婚姻乎且無秦何患不能圍鄭既知如此當何必定約也來乃分兵一半營於函陵攻圍如故鄭伯謂燭武曰秦兵之退子之力也晉兵未退如之奈何燭武對曰聞公子蘭有寵於晉侯若使人迎公子蘭

歸國以請成於晉晉必從矣豈秦在晉侯不從乎何不早出此也鄭伯曰此非老大夫亦不堪使也石申父曰武勞矣臣願代一行乃攜重寶出城直叩晉營求見文公命之入石申父再拜將重寶上獻致鄭伯之命曰寡君以密邇荆蠻不敢顯絕然實不敢離君侯之宇下也君侯赫然震怒寡君知罪矣不腆世藏願効費于左右寡君有弟蘭獲侍左右今願因蘭以乞君侯之憐君侯使蘭監鄭之國當朝夕在庭其敢有二心文公曰汝離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獨下鄭也責備得是今又來求成莫非緩兵之計欲俟秦救耶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二事方可石申父曰請君侯之命文公曰必迎立公子蘭為世子且獻謀臣叔詹出來方表汝誠心也石申父領了晉侯言語入城回復鄭伯鄭伯曰孤未有子聞子蘭昔有夢徵立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豈可去孤左右叔詹對曰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晉人索臣

臣不往兵必不解是臣避死不忠而遺君以憂辱也臣請往是好語

已有主鄭伯曰子往必死孤不忍也叔詹對曰君不忍於一詹而忍語胸中

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隕墜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愛

焉鄭伯涕淚而遣之石申父同侯宣多送叔詹于晉軍言寡君畏君

之靈二事俱不敢違今使詹聽罪於幕下惟君侯處裁且求賜公子

蘭為敝邑之嫡嗣以終上國之德晉侯大悅即命狐偃召公子蘭于

東鄙命石申父侯宣多在營中等侯且說晉侯見了叔詹大嗚汝執

鄭國之柄使其君失禮于賓客一罪也受盟而復懷貳心二罪也看

責備之言便命左右速其鼎鑊將烹之叔詹面不改色拱手謂文公

曰臣願得盡言而死文公曰汝有何言詹對曰君侯辱臨敝邑臣嘗

言於君曰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反國必伯諸侯雖是實語

乃溫之盟臣又勸吾君必終事晉無得罪罪且不赦天降鄭禍言不

見納今君委罪于執政寡君明其非辜堅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

義自請就誅以救一城之難夫料事能中智也盡心謀國忠也臨難

不避勇也殺身救國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晉國之法固

宜烹矣已近戰國說士之風乃據鼎耳而號曰自今已往事君者以詹為戒文

公悚然命赦勿殺曰寡人聊以試子子真烈士也加禮甚厚不一日

公子蘭取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詹同石申父侯宣多等即以

世子之禮相見然後跟隨入城鄭伯立公子蘭為世子晉師方退自

是秦晉有隙晉公有詩嘆云

甥舅同兵意不欺 却因燭武片言移

為貪東道蠅頭利 數世兵連那得知

是年魏嬖醉後墜車折臂內傷病復發嘔血斗餘死文公錄其子魏

顛嗣爵未幾狐偃亦相繼而卒晉文公哭之慟曰寡人得脫患

難以有今日多賴舅氏之力不意棄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胥臣進曰主公惜二狐之才臣舉一人可為卿相惟主公主裁文公曰臣所舉何人也胥臣曰臣前奉使舍于冀野見一人方秉耒而耨其妻饋以午餐雙手捧獻夫亦斂容接之夫祭而後食其妻侍立於傍良久食畢夫俟其妻行而後復耨始終無情容這等人真夫妻之間相敬如賓况他人乎臣聞能敬者必有德往問姓名乃卻芮之子卻缺也今平陽府河津縣有此人若用于晉不若于子犯文公曰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胥臣曰以堯舜為父而有丹朱商均之不肖以鯀為父而有禹之聖賢不肖之間父子不相及也若是一豈不更親切明白乎可笑君奈何因已往之惡而棄有用之才乎文公曰善卿為我召之胥臣曰臣恐其逃奔他國為敵所用已攜歸在臣家中矣君以使命往方是禮賢之道文公依其言使內侍以簪纓

袍服往召卻缺卻缺再拜稽首辭曰臣乃冀野農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已荷寬宥况敢賴寵以玷朝班內侍再三傳命勸駕卻缺乃簪佩入朝卻缺生得身長九尺隆準豐頤聲如洪鐘文公一見大喜乃遷胥臣為下軍元帥使卻缺佐之復改二行為二軍謂之新上新下以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之子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舊有三軍今又添二軍共是五軍亞于天子之制豪傑向用軍政無關所以威靈全在修改遂成王聞之而懼乃使大夫闕章請平于晉晉文

公念其舊德許之通好使大夫陽處父報聘於晉不在詔下周襄王

二十四年鄭文公捷薨羣臣奉其弟公子蘭即位是為穆公果應昔

日夢蘭之兆是冬晉文公有疾召趙衰先軫狐射姑陽處父諸臣入

受顧命使輔世子驩為君勿替伯業復恐諸子不安于國預遺公子

雍出仕于秦公子樂出仕于陳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雍乃杜祁所生樂

乃懷靡所生也又使其幼子黑臀出仕于周以親王室文公薨在位八年享年六十八歲史臣有詩讚云

道路奔馳十九年

神龍返穴遂乘權

河陽再覲忠心顯

城濮三軍義信全

雪心酬恩終始快

賞功罰罪政無偏

雖然廣儉絲天授

左右匡扶賴眾賢

世子驩主喪卽位是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柩殯于曲沃方出絳城柩中忽作大聲如牛鳴然其柩重如泰山車不能動羣臣無不大駭太卜郭偃卜之獻其繇曰

有鼠西來 越我垣墻 我有巨挺 一擊三傷

偃曰數日內必有兵信自西方來我軍擊之大捷此先君有靈以告我也羣臣皆下拜柩中聲頓止亦不覺重遂如常而行秦人皆約戍

雖不追擊而寔不能忘情今又乘喪而欺先軫曰西方者秦也隨使之豈能無忿晉文英主故靈爽不昧如此

人密往秦國探信不題詔分兩頭却說秦將杞子逢孫楊孫三人屯

戍於鄭之北門見晉國送公子蘭歸鄭立為世子忿然曰我等為他

戍守以拒晉兵他又降服晉國顯得我每無功了已將密報知會本

國秦穆公心亦不忿只礙著晉侯敢怒而不敢言及公子蘭卽位待

杞子等無加禮杞子遂與逢孫楊孫商議我等屯戍在外終無了期

不若勸吾主潛師襲鄭吾等皆可厚獲而歸正商議間又聞晉文公

亦薨舉手加額曰此天贊吾成功也遂遣心腹人歸秦言于穆公曰

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謂鎖鑰若遣兵潛來襲鄭我為內應鄭可滅也

晉有大喪必不能救鄭况鄭君嗣位方新守備未修此機不可失秦

穆公接此密報遂與蹇叔及百里奚商議二臣同聲進諫曰秦去鄭

千里之遙非能得其地也范雎後來教秦人遠交近攻正是此意特利其俘獲耳夫千

里勞師跋涉日久豈能掩人耳目若彼聞吾謀而爲之備勞而無功
中途必有變夫以兵戍人還而謀之非信也乘人之喪而伐之非人
也成則利小不成則害大非智也失此三者臣不知其可也穆公艱
然曰寡人三置晉君再平晉亂威名著于天下只因晉侯敗趙城濮
遂以伯業讓之今晉侯卽世天下誰爲秦難者鄭如困鳥依人終當
飛去乘此時滅鄭以易晉河東之地晉必聽之何以見得必聽何不利之有
蹇叔又曰君何不使人行弔於晉因而弔鄭以窺鄭之可攻與否
之言巧于緩師毋爲杞子輩虛言所惑也穆公曰若待行弔而後出師往返
之間又幾一載夫用兵之道疾雷不及掩耳汝老憊何知乃陰約來
人以二月上旬師至北門裡應外合不得有悞於是召孟明視爲大
將西乞術白乙西副之挑選精兵二千餘人車三百乘出東門之外
孟明乃百里奚之子白乙乃蹇叔之子出師之日蹇叔與百里奚號

哭而送之曰哀哉痛哉吾見爾之出而不見爾之入也穆公聞之大
怒使人讓二臣曰爾爲何哭吾師敢沮吾軍心耶蹇叔百里奚並對
曰臣安敢哭君之師臣自哭吾子耳白乙見父親哀哭欲辭不行蹇
叔曰吾父子食秦重祿汝死自分內事也乃密授一以簡封識甚固
囑之曰汝可依吾簡中之言白乙領命而行心下又惶惑又淒楚惟
孟明自恃才勇不能度量事勢才勇何所用乎以爲成功可必恬不爲意大軍旣發
蹇叔謝病不朝遂請致政穆公強之蹇叔遂稱病篤求還銜村合則留不
合則去君子之道也百里奚造其家問病謂蹇叔曰奚非不知見幾之道所以
苟留於此者尙冀吾子生還一面耳吾兄何以教我蹇叔曰秦兵此
去必敗賢弟可密告子桑備舟揖於河下萬一得脫接應西還切記
切記可見蹇叔竟不是諸葛武侯一流百里奚曰賢兄之言卽當奉行穆公聞蹇叔
決意歸田贈以黃金二十斤彩緞百束羣臣俱送出郊關而返百里

奚握公孫枝之手告以塞叔之言如此恁般吾兄不托他人而托子

桑以將軍忠勇能分國家之憂也將軍不可洩漏當密圖之公孫枝

曰敬如命自去準備船隻不在話下却說孟明見白乙領父密簡疑

有破鄭奇計在內人情之常是夜安營已畢特來索看曰乙內啟而

觀之內有二字行曰此行鄭不足慮可慮者晉也嶠山地險即函谷

澠池爾宜謹慎我當收爾骸骨于此孟明掩目急走連聲曰咄咄胸

氣晦氣後日之敗只算是蹇白乙意亦以為未必然三帥自冬十二

月丙戌日出師至明年春正月從周北門而過孟明日天子在是雖

不敢以戎事謁見敢不敬乎傳令左右皆免胄下車前哨牙將褒蠻

子驍勇無比纔過都門即從平地超越登車疾如飛鳥車不停軌孟

明嘆曰使人人皆褒蠻子何事不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一味恃

矣敗眾將士譁然曰吾等何以不如褒蠻子於是爭先獲臂呼於眾曰

有不能超乘者退之殿後凡行軍以殿為怯軍敗則以殿為勇此言

殿後者辱之也一軍凡三百乘無不超騰而上者登車之後車行迅

速如疾風閃電一般霎時不見時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孫滿往觀

秦師過訖回復襄王王子虎嘆曰臣觀秦師驍健如此誰能敵者此

去鄭必無幸矣王孫滿時年甚小含笑而不言襄王問曰爾童子以

為何如滿對曰禮過天子門必卷甲束兵而趨今止于免胄是無禮

也又超乘而上其輕甚矣輕則寡謀無禮則易亂要言不煩此行也秦必

有敗衄之辱不能害人祇自害耳却說鄭國有一商人名曰弦高以

販牛為業自昔年王子頹愛牛鄭衛各國商人販牛至周頗得重利

今日弦高尚襲其業此人雖則商賈之流到也有些忠君愛國之心

排患解紛之畧只為無人薦引屈于市井之中才能屈于治世固也

才往往不得今日販了數百肥牛往周買賣行近黎陽津一名白馬

遇一故人名曰蹇他乃新從秦國而來弦高與蹇他相見問秦國近
 有何事他曰秦遣三帥襲鄭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不日即至矣弦
 高大驚曰吾父母之邦忽有此難不聞則已若聞而不救萬一宗社
 淪亡我何面目回故鄉也見得遂心生一計辭別了蹇他一面使人
 星夜奔告鄭國教他速作準備這個要緊益惟恐其不肯中止一面
 打點犒軍之禮選下肥牛二十頭隨身餘牛俱寄頓客舍弦高自乘
 小車一路迎秦師上去來至滑國地名延津恰好遇見秦兵前哨弦
 高攔住前路高叫鄭國有使臣在此願求一見前哨報入中軍孟明
 到喫一驚襲之之意原是欺其無備今被知覺安得不驚想道鄭國如何便知我兵到來遣
 使臣遠遠來接且看他來意如何遂與弦高車前相見弦高詐傳國
 君之命謂孟明曰寡君聞三位將軍將行師出於敝邑不賸之賦敬
 使下臣高遠犒從者敝邑攝乎大國之間外侮迭至為久勞遠戍恐

一旦不戒或有不測以得異於上國日夜儆備不敢安寢惟執事諒
 之孟明曰君既犒師何無國書諒問弦高曰執事以冬十二月丙
 戌日出兵寡君聞從者驅馳甚力恐俟詞命之修或失迎犒遂口授
 下臣匍匐請罪非有他也說得對範之極然好在將出兵日子孟明
 附耳言曰寡君之遣視為滑故也豈敢及鄭傳令住軍於延津弦高
 稱謝而退西行百七十里孟明駐軍延津何意孟明曰吾師千里遠涉
 正以出鄭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鄭人已知吾出軍之口其為備也
 久矣攻之則城固而難克圍之則兵少而無繼兵不可以動今滑國
 無備不若襲滑而破之得其鹵獲猶可還報吾君師出不為無名也
 是夜三更三帥兵分作三路并力襲破滑城強兵在境而不君奔
 秦兵大肆擄掠子女玉帛為之一空史臣論此事謂秦師目中已
 無鄭矣若非弦高矯命犒師以杜三帥之謀則滅國之禍當在鄭而

不在滑也有詩嘆云

千里驅兵很似狼

豈因小滑逞鋒鋦

滑自被殘破其君不能復國秦兵去後其地遂為衛國所并不勞張弓

之力而得一國之地衛國不在話下却說穆公是天上掉下來的造化接了商人弦高密

報猶未深信時當二月上旬使人往客館窺覘杞子逢孫楊孫所為

則已收束車乘厲兵秣馬整頓器械人人裝束個個抖數只等兵

到來這裡准備獻門使者回報鄭伯大驚乃使老大夫燭武往見杞

子逢孫楊孫各以束帛為贖謂之曰吾子淹火于敝邑敝邑以供給

之故原圃鄭則名之麋鹿俱竭矣今聞吾子戒嚴意者有行色乎孟明

諸將在周滑之間蓋往從之杞子大驚暗思吾謀已洩師至無功反

將得罪不惟不可留秦亦不可歸矣乃緩詞以謝燭武即日引親

隨數十人逃走齊國逢孫楊孫亦奔宋國避罪不曾被鄭國殺戊卒

無主屯聚於北門欲為亂鄭穆公使佚之狐多齎行糧分散眾人道

之還鄉鄭穆公錄弦高之功拜為軍尉自此鄭國安靖却說襄公

在曲沃殯宮守喪聞諜報秦國孟明將軍統兵東去不知何往襄公

大驚即使人召羣臣商議先軫預已打探明白備知秦君襲鄭之謀

遂來見襄公不知先軫如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縵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先軫料敵設謀算無遺策出奇制勝兵無遺功可稱大將之才

惜少學問氣質未化如怒狼暉之不能而不許其衝鋒因失三

帥而唾君之面是也若加以學問陶鎔當不如此

險峻之地軍行之所忌也般函奇險地屬晉國孟明等過來之時何不先爲之計子恃勇輕進不加小心明欺晉國之無人矣兵法云兵驕者敗欺敵者亡又曰不知地利不可以行軍信矣晉之兵力雖強秦力亦不爲弱况孟明等亦非無勇者如襄轡子之類若單只角力晉何能全勝如此只是一個地逢險隘便有奇勇也施展不出來所以行兵必先地利也秦穆背約欺喪一事固然不是然定晉納君之德爲功不小晉敗其帥于殽足以彰國威而怵敵膽不殺三帥正可以爲報其施也襄公之免三帥雖因文嬴之請然欒趙諸人豈無知其事者不行諫阻或此意也先軫只在利害上講所以怒而唾主

先軫因怒唾君固爲無禮自悔其罪求出可也君諒其忠而不加罪主恩厚矣從此盡忠勤職悔過降心以求報稱亦可不失

爲賢乃必殉翟以死殊覺無謂之甚只因學問不充遂致死非其道身滅而不足以成名殊爲可惜

狼曠被黜不從鮮伯之言而作亂以求洩忿乃以義斷之勇士中之見道者

話說中軍元帥先軫已備知秦國襲鄭之謀遂來見襄公曰秦違蹇

叔百里奚之謀千里襲入此卜偃所謂有鼠西來越我垣墻者也意

擊之不可失欒枝進口秦有大惠於先君未報其德而伐其師有報德二

字在心自是君子先君如何先軫曰此正所以繼先君之志也先君之喪同

盟方弔恤之不暇秦不加哀憫而兵越吾境以伐我同姓之國音鄭俱姓

姓秦之無禮甚矣先君亦必含恨於九泉郡也又有德之足報且兩

國有約彼此同兵圍鄭之役背我而去秦之交情亦可知矣此事自是秦人

不是怪不彼不願信我豈顧德欒枝又曰秦未犯吾境擊之毋乃太

過先軫曰秦之樹吾先君於晉非好晉也以自輔也君之伯諸侯

雖面從心實忌之今乘喪用兵明欺我之不能庇鄭也情見理之言

我兵不出真不能矣勇上不肯讓人只為怕人說他不能二字耳襲鄭不已勢將襲晉諺

云一日縱敵數世貽殃若不擊秦何以自立趙衰曰秦雖可擊但吾

主苦塊之中遽興兵草恐非主喪之禮先軫曰禮人子居喪寢處苦

塊以盡孝也翦強敵以安社稷孝孰大焉諸卿若云不可臣請獨往

晉臣等皆贊成其謀先軫遂請襄公墨縗以黑墨染縗服治兵襄公曰元帥

料兵何時當返從何路行先軫屈指算之曰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鄭

遠行無繼勢不可久總計往返之期四月有餘初夏必過澗池澗池

乃秦晉之界其西有峭山兩座自東峭至於西峭相去三十五里此

乃秦歸必由之路便克了鄭亦必須從此地回來總是躲不過的其地樹木叢雜山石峻峭

有數處車不可行必當解驂下走若伏兵于此處出其不意可使

之兵將盡為俘虜襄公曰但憑元帥調度先軫乃使其子先且居同

屠擊引兵五千伏于峭山之左使晉臣之子晉嬰同狐鞠居引兵五

千伏于峭山之右候秦兵到曰左右夾攻使狐偃之子狐射姑同韓

子輿韓簡子引兵五千伏于西峭山預先砍伐樹木塞其歸路使梁繇

麋之子梁弘同萊駒引兵五千伏于東峭山只等秦兵盡過以兵追

之前後左右都安放得停停當當無一毫罅漏了先軫同趙衰欒枝晉臣陽處父先蔑一班

宿將跟隨晉襄公離峭山二十里下寨各分隊伍準備四下接應正

是整頓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再說秦兵於春二月中滅了

晉國擄其輜重滿載而歸只為襲鄭無功指望以此贖罪時夏四月

初旬行及澗池白乙丙言于孟明曰此去從澗池而西正是峭山險

峻之路吾父諄諄叮囑謹慎主帥不可輕忽孟明曰吾驅車千里尚

然不懼况過了峭山便是歸境只是過不得便還家鄉密邇緩急可在晉家奈何奈何

恃又何慮哉西乞術曰主帥雖然虎威然慎之無失恐有埋伏卒
 然而起何以禦之孟明曰將軍畏吾如此吾當先行如有伏兵吾自
 當之乃遣驍將褒蠻子打著元帥百里旗號前往開路孟明做第二
 隊西乞第三隊白乙第四隊相離不過一二里之程却說褒蠻子慣
 使著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畫戟輪動如飛自謂天下無敵若在地
 還未驅車過了澠池望西路進發行至東峭山口忽然山凹鼓聲大
 震飛出一隊車馬車上立著一員大將當先攔路問曰汝是蔡將孟
 明否吾等候多時矣褒蠻子曰來將可通姓名那將答曰吾乃晉國
 大將萊駒是也蠻子曰教汝國藥枝魏華來到還闕上幾合戲耍汝
 乃無名小卒何敢攔吾歸路快快閃開讓我去若遲慢時怕你捱
 不得我一戟萊駒大怒挺長戈劈胸刺去蠻子輕輕撥開就勢一戟
 刺來萊駒急閃那戟來勢太重就刺在那車衡之上蠻子將戟一絞

把衡木折做兩段萊駒見其神勇不覺贊嘆一聲道好孟明名不虛
 傳蠻子呵呵大笑曰我乃孟明元帥部下牙將褒蠻子便是我元帥
 豈肯與汝鼠輩交戰耶汝速速躲避我元帥隨後兵到你無難類矣
萊駒嚇得魂不附體想道牙將且如此英雄不知孟明還是如何遂
 高聲叫曰我放汝過去不可傷害吾軍遂將車馬約在一邊讓褒蠻
 子前隊過去蠻子即差軍士傳報主帥孟明言有些小軍埋伏已
 被吾殺退可速上前合兵一處過了峭山便沒事了孟明得報大喜
 遂催趨西乞白乙兩軍一同進發且說萊駒引兵來見梁弘盛說褒
 蠻子之勇梁弘笑曰雖有鯨鯢已入鐵網安能施其變化哉可見晉
 全且是地利吾等按兵勿動俟其盡退從後驅之可獲全勝再說孟明等三
 帥進了東峭約行數里地名上天梯墮馬崖絕命巖洛魂瀾鬼愁窟
 斷雲峪好各一路都是有名的險處車馬不能通行前哨褒蠻子已

自去得遠了孟明白蠻子已去

豈知正料無埋伏矣

慢些休分付軍

將解了轡索卸了甲冑或牽馬而行或扶車而過一步兩跌備極艱

難七斷八續全無行伍有人問道兵當日出行也從峭山過去的

不知許多艱阻今番回轉如何說得恁般

問得大是這有個緣故當初

兵出行之日乘著一股銳氣且沒有兵攔阻輕車快馬緩步徐行

任意經過不覺其苦今日往來千里人馬俱疲困了又擄掠得國

許多子女金帛行裝重滯况且遇過兵一次雖然硬過還怕前面

有伏心下慌速倍加艱阻自然之理也

說得明白不然便令人有茅盾之疑孟明等過

了上天梯第一層險隘正行之間隱隱聞鼓角之聲後墜有人報道

管兵從後追至矣孟明日我旣難行他亦不易但愁前阻何怕後追

兩樁都有分付各軍速速前進便了教白乙前行我當親自斷後以

禦追兵又驚過了險馬崖將進絕命巖了眾人發起喊來報道前面

有亂木塞路人馬俱不能通如何是好孟明想這亂木從何而來莫

非前面果有埋伏乃親自上前來看但見巖傍有一碑鐫上五字道

文王避雨處碑傍豎立紅旗一面旗竿約長三丈有餘旗上有一

字旗下都是縱橫亂木孟明日此乃疑兵之計也事已至此便有埋

伏只索上前這却是沒有得說的遂傳令教軍士先將旗竿放倒然

後搬開柴木以便跋涉誰知這面管字紅旗乃是伏軍的記號他伏

於岩谷僻處望見旗倒便知秦兵已到一齊發作秦軍方纔搬運柴

木只聞前面鼓聲如雷遠遠望見旌旗閃爍正不知多少軍馬白乙

丙且教安排器械為衝突之計只見山岩高處立著一位將軍姓孤

名射姑子賈季大叫道汝家先鋒褒蠻子已被縛在此了來將早早

投降免遭屠戮原來褒蠻子恃勇前進墮於陷坑之中被管軍將撓

鈞搭起那縛上囚車了其行速者其被縛亦早白乙丙大驚使人報知西乞術

與主將孟明商議并力奪路孟明看這條路徑只有尺許之濶一邊是危峰峻石一邊臨著萬丈深溪便是落魂澗了雖有千軍萬馬無處施展心生一計傳令此非交鋒之地他不與你交鋒只是欺你個不能走耳教大軍一齊退轉東峭寬展處決一死戰再作區處白乙丙奉了將令將軍馬退回一路聞金鼓之聲不絕於耳纔退至墮馬崖只見東路旌旗連接不斷却是大將梁弘副將萊駒引著五千人馬從後一步步襲來秦軍過不得墮馬崖只得又轉此時好像馬蟻在熱盤之上東旋西轉沒有個定處孟明教軍士從左右兩傍爬山越溪尋個出路只見左邊山頭上金鼓亂鳴左有一枝軍占住叫道大將先且居在此孟明早早投降右邊隔溪一聲砲响山谷俱應又豎起大將晉嬰的旗號孟明此時如萬箭攢心沒擺佈一頭處軍士每分頭亂竄爬山越溪都被晉軍斬獲孟明大怒回西乞白乙二將仍殺到墮馬崖

來那柴木上都摻有硫黃烟硝引火之物被韓子與放起火來燒得烟騰騰烟漲迷天紅赫赫火星散地後面梁弘軍馬已到逼得孟明等三帥叫苦不迭左右前後都是晉兵布滿孟明謂白乙丙曰汝父

真神算也

不是他神還是你自己人鬼

今日困於絕地我必死矣你二人變服各

自逃生萬一天幸有一人得回秦國奏知吾主與兵服仇九泉之下

亦得吐氣西乞術白乙丙哭曰吾等生則同生死則同死縱使得脫

何面目獨歸故國

這個却原有些意氣

言之未已手下軍兵看看散盡委棄車

仗器械連路堆積孟明等三帥無計可施聚於巖下坐以待縛晉兵

四下圍裏將來如饅頭一般把秦家兵將做個餛飩子一個個束手受

擒殺得血污溪流屍橫山徑匹馬隻輪一些不曾走漏髯翁有詩云

千里英雄一旦灰

西峭無復隻輪回

休誇晉帥多奇計

蹇叔先曾墮淚來

先且居諸將會集於東嶠之下將三帥及褒蠻子上了囚車俘獲軍
戈及車馬并國國擄掠來許多子女玉帛盡數解到晉襄公大營襄
公墨衰受俘軍中歡呼動地畧將就此些有奸些人襄公問了三帥姓
名又問褒蠻子何人也梁弘曰此人雖則牙將有兼人之勇萊駒曾
失利一陣若非落於陷坑亦難制縛襄公駭然曰既如此驍勇留之
恐有他變喚萊駒上前汝前日戰輪與他今日在寡人面前可斬其
頭以洩恨萊駒領命將褒蠻子縛於庭柱手握大刀方欲砍去那蠻
子大叫曰汝是我手下敗將安敢犯吾這一聲就如半空中起個霹
靂一般屋宇俱震動蠻子就呼聲中將兩臂一撐麻索俱斷萊駒喫
一大驚不覺手顫墮刀于地如此將官蠻子便來搶這把大刀有個
小較名曰狼臆音從傍觀見先搶刀在手將蠻子一刀劈倒再復一
刀將頭割下獻于晉侯之前襄公大喜曰萊駒之勇不及一小較也

乃黜退萊駒不用立狼臆為車右之職狼臆謝恩而出自謂乃受知
於君不往元帥先軫處致謝先軫心中頗有不悅之意狼臆却有不

軫次曰襄公同諸侯奏凱而歸因殯在曲沃且回曲沃欲俟還絳之

後將秦帥孟明等三人獻俘於太廟然後施刑先以敗秦之功告於

殯宮遂治窀穸之事襄公墨衰視葬以表戰功母夫人嬴氏因會葬

亦在曲沃已知三帥被擒之信故意問襄公曰聞我兵得勝孟明等

俱被囚執此社稷之福也但未知已曾誅戮否襄公曰尚未文嬴曰

秦世為婚姻相與甚歡孟明等貪功起釁妄動干戈使兩國恩變

為怨吾量君君必深恨此三人我國殺之無益不如縱之還秦使其

君自加誅戮以釋二國之怨豈不美哉襄公曰三帥用事於秦獲而

縱之恐貽晉患文嬴曰兵敗者死國有常刑兵兵一敗得臣伏誅豈

秦國獨無軍法乎况當時晉惠公被執于秦君且禮而歸之秦之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秦晉之戰

有禮於我如此區區敗將必欲自我行戮顯見我國無情也情理上

此不可以其婦人之言而非之襄公初時不肯聞說到放還惠公之事悚然動心即

時詔有司釋三帥之囚縱歸秦國孟明等得脫囚繫更不入謝抱頭

竄耳而逃先軫方在家用飯聞晉侯已赦三帥吐哺人見怒氣冲冲

問襄公秦囚何在襄公曰母夫人請放歸即刑寡人已從之矣先軫

勃然唾襄公之面曰咄孺子不知事如此武夫千辛萬苦方獲此囚

乃壞於婦人之片言耶放虎歸山異日悔之晚矣襄公方纔醒悞拭

面而謝襄公曰寡人之過也遂問班部中誰人敢追秦囚者陽處父

願往先軫曰將軍用良言追得便是第一功也陽處父駕起追風馬

輪起斬將刀出了曲沃西門來追孟明史臣有詩讚襄公能容先軫

所以能嗣伯業詩曰

婦人輕喪武夫功

先軫當時怒氣冲

拭面容言無愠意

方知嗣伯屬襄公

却說孟明等三人得脫大難路上相議曰我等若得渡河便是再生

不然猶恐晉君追悔如之奈何比到河下並無一個船隻嘆曰天絕

我矣嘆聲未絕見一漁翁蕩著小艇從西而來口中唱歌曰

囚猿離檻兮囚鳥出籠有人遇我兮反敗為功

孟明異其言呼曰漁翁渡我漁翁曰我渡秦人不渡晉人孟明曰吾

等正是秦人可速渡我漁翁曰子非崑山失事之人也孟明應曰然

漁翁曰吾奉公孫將軍將令特晉在此相候已非一日矣此舟小

不堪重載前行半里之程有大舟將軍可以速往說罷那漁翁反掉

而西飛也似去了三帥循河而西未及半里果有大船數隻泊於河

中離岸有半箭之地那漁舟已自在彼招呼孟明和西乞白乞跣足

下船家鄉密說緩急可恃却被他說着未及撐開東岸上早有一位

將官乘車而至乃大將陽處父也大叫秦將且住孟明等各各喫驚須臾之間陽處父停車河岸見孟明已在舟中心生一計解自家所乘左驂之馬假托襄公之命賜與孟明寡君恐將軍不給於乘使處父將此良馬追贈將軍聊表相敬之意伏乞將軍俯納這等主意哄小兒也不信然此時却亦沒法陽處父本意要哄孟明上岸相見收馬拜謝乘機縛之那孟明漏網之漁脫却金鈎去回頭再不來心上也防這一著如何再肯登岸乃立於船頭之上遙望陽處父稽首拜謝曰蒙君不殺之恩為惠已多豈敢復受良馬之賜此行寡君若不加戮三年之後當親至上國拜君之賜耳陽處父再欲開口只見舟師水手運漿下篙船已蕩入中流去了陽處父惘然如有所失悶悶而回以孟明之言奏聞於襄公先軫忿然進曰彼云三年之後拜君之賜者蓋將伐晉報仇也不如乘其新敗喪氣之日先往伐之以杜其謀襄公以為然遂

商議伐秦之事話分兩頭再說秦穆公聞三帥為晉所獲又悶又怒

寢食俱廢過了數日又聞三帥已釋放還歸喜形于色左右皆曰孟

明等喪師辱國其罪當誅昔秦殺得臣以驚三軍君亦當行此法也

三帥奉命而往地險失利與得臣之違命喪師不同此得不當穆公曰孤自不聽蹇叔百里奚之言

以累及三帥罪在于孤不在他人亦是良心亦是明白乃素服迎之于郊哭而

唁之復用三帥主兵愈加禮待百里奚嘆曰吾父子復得相會已出

宇外矣遂告老致政穆公乃以繇余公孫枝為左右庶長代蹇叔百

里奚之位此話且閣過一邊再說晉襄公正議伐秦忽邊吏馳報今

有翟主白部胡引兵犯界已逼箕城地在太原府亦谷縣南望乞發兵防禦襄

公大驚曰晉翟無隙如何相犯先軫曰先君文公出亡在翟翟君以

二隗妻我君臣一住十二年禮遇甚厚及先君返國翟君又遣人拜

賀送二隗還晉先君之世從無一介束帛以及於翟若果如此晉文却是欠理

君念先君之好隱忍不言今其子白部胡嗣位自恃其勇故乘喪來
伐耳襄公曰先君勤勞王事未暇報及私恩何妨公私并盡况既有報恩此語今翟君伐我之喪是我仇也子誠為寡人創之先軫再拜

辭曰臣忿秦帥之歸一時怒激唾君之面無禮甚矣臣聞兵事尚整

惟禮可以整民無禮之人不堪為帥願主公罷臣之職別擇良將

自不可少然知其罪而悔焉可以立功以自贖也襄公曰卿為國發憤乃忠心所激寡人豈

不諒之今禦翟之舉非卿不可卿其勿辭先軫不得已領令而出嘆

曰我本欲死于秦誰知却死于翟也聞者亦莫會其意襄公自回絳

都去了單說先軫升了中軍帳點集諸軍問眾將誰肯為前部先鋒

者一人昂然而出曰某願往先軫視之乃新拜右車將軍狼曠也先

軫因他不來謁謝己有不悅之意今番自請衝鋒愈加不喜是便可

之事豈可以私意行于其間耶遂罵曰汝新進小卒偶斬一囚遂獲重用今大敵在

境汝全無退讓之意豈貌我帳下無一良將耶狼曠曰小將願為國

家出力元帥何故見阻先軫曰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汝有何謀勇

輒敢掩諸將之上既問誰肯為先鋒是要人之自認也叱去不用以

狐鵠居有峭山夾戰之功用以代之狼曠垂首嘆氣恨恨而出遇其

友人鮮伯於途問曰聞元帥選將禦敵子安能在此閒行狼曠曰我

自請衝鋒本為國家出力誰知反觸了先軫那厮之怒他道我有何

謀勇不該掩諸將之上已將我罷職不用矣鮮伯大怒曰先軫妬賢

嫉能我與你共起家丁刺殺那厮以出胸中不平之氣便死也落得

爽快為友志身亦有烈氣狼曠曰不可不可大丈夫死必有義死而不義非勇

也我以勇受知於君得為戎右先軫以為無勇而黜之若死於不義

則我今日之被黜乃黜一不義之人反使嫉妬者得藉其口矣說得

爽快是胸有經緯者子姑待之鮮伯嘆曰子之高見吾不及也遂與狼曠同歸

不在話下後人有詩譏先軫黠狼暉之非詩曰

提戈斬將勇如賁 車右超升屬主恩

効力何辜遭黜逐 從來忠勇有冤吞

再說先軫用其子先且居為先鋒樂枝 卻缺為左右隊狐

子狐鞫居為合後發車四百乘出絳都北門望箕城進發兩軍相遇

各安營停當先軫喚集諸將授計曰箕城有地名曰大谷谷中寬衍

正乃車戰之地其旁多樹木可以伏兵樂卻二將可分兵左右埋伏

待且居與翟交戰佯敗引至谷中伏兵齊起翟主可擒也二狐引兵

接應以防翟兵馳救諸將如計而行先軫將大營移後十餘里安札

次早兩下結陣翟主白部胡親自索戰先且居略戰數合引車而退

白部胡引著百餘騎奮勇來追被先且居誘入大谷左右伏兵俱起

白部胡施逞精神左一冲右一突胡騎百餘看看折盡翟兵亦多損

傷良久白部胡殺出重圍眾莫能禦將至谷口遇著一員大將刺斜

裡鏖的一箭正中白部胡面門番身落馬軍士上前擒之射箭者乃

新拜下軍大夫卻缺也箭透胸後白部胡登時身死卻缺認得是翟

主割下首級獻功時先軫在中營聞知白部胡被獲舉首向天連聲

曰翟侯有福翟侯有福遂索紙筆寫表章一道置於案上不通諸將

得知竟與營中心腹數人乘單車馳入翟陣却說白部胡之弟白賈

尚不知其兄之死正欲引兵上前接應忽見有單車馳到認是誘敵

之兵白賈急提刀出迎先軫橫戈于肩瞪目大喝一聲目眦盡裂血

流及面白賈大驚倒退數十步見其無繼傳令弓箭手圍而射之先

軫奮起神威往來馳驟手殺頭目三人兵士二十餘人身上並無點

傷原來這些弓箭手懼怕先軫之勇先自手軟箭發的沒力了又且

先軫身被重鎗如何射得入去先軫見射不能傷自嘆曰吾不殺敵

無以明吾勇既知吾勇矣多殺何爲吾將就死於此

勇烈則有之只是不合于義便

死得乃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喟身死而屍不僵仆自噉欲斷其

首見其怒目揚鬚不異生時心中大懼有軍士認得的言此乃晉中

軍元帥先軫自噉乃率眾羅拜嘆曰真神人也祝曰神許我歸晉供

養乎則屍僵仆立如故乃改祝曰神莫非欲還晉國否我當送回祝

畢屍遂仆于車上要知如何送回晉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秦穆公殺谷封尸

晉襄嗣位之初殺翟兩役用得其人賞當其功便有嗣伯局面
陽處父畏楚而不敢進又不能設計以致之相持許人乃借誑
以退軍無用之甚况出軍者爲許蔡之故今既不能制楚則許

蔡遂不可服勞師而無功處父爲有罪矣若鬪勃者本爲救援

許蔡二國今晉兵既未戰而先退二國未失即未交戰亦可算

有功楚成乃令自殺二人功罪相反而二君處之者亦各反其

道焉何處父之幸而鬪勃之不幸也

楚成若早知商臣之不可立不立可也既已立之又欲奪之而

與少子是自取禍亂也即或商臣不至弑父將來亦必然兄弟

相戕貽國家後來之禍鬪勃先已言之而不聽及至禍難臨身

而悔之晚矣

商臣固是忍心害理潘崇亦非人類豈有爲人師傅而教弟子

以弑父者又且親爲出力逼之以死而不容更緩須臾此等人

真不知肺腸是何等生法

狼暉以無勇之黜爲耻挺身犯難可也必欲求死是何心歟列

國人往往有此吾妹不喜

孟明屢敗於晉而卒能報晉而霸西戎者全是增修國政之力不在濟河焚舟也讀者于此等處最宜留心莫被古人瞞過

話說翟主白部胡被殺有逃命的敗軍報知其弟白噉白噉涕泣曰俺說晉有天助不可伐之吾兄不聽今果遭難也却將先軫屍首與晉打換部胡之屍遣人到晉軍打話且說卻缺提了白部胡首級同諸將到中軍獻功不見了元帥有守營軍士說道元帥乘單車出營去了但分付緊守寨門不知何往先且居心疑偶于案上見表章一道取而觀之云

臣中軍大夫先軫奏言臣自知無禮于君君不加誅討而復用之幸而戰勝賞賚將及矣臣歸而不受賞是有功而不賞也若歸而受賞是無禮而亦可論功也有功不賞何以勸功無禮論功何以

懲罪功罪紊亂何以爲國

功自是功禮自是禮二事不相蒙秦自是秦翟自是翟一事又不相蒙此論殊

不臣將馳入翟軍假手翟人以代君之討臣子且居有將略足以代臣臣軫臨死冒昧

且居曰吾父馳翟師死矣放聲大哭便欲乘車闖入翟軍查看其父

下落亦少不得不然先且居實不足重了此時卻缺樂漆狐鞠居狐射姑等畢集營中

死勸方住眾人商議必先使人打聽元帥生死方可進兵忽報主之弟白噉差人打話召而問之乃是彼此換屍之事且居知死信實又復痛哭了一場約定明日軍前各擡亡靈彼此交換使回復去後先且居曰戎狄多詐來日不可不備便是不可不備乃商議令卻

缺樂漆仍舊張兩翼於左右但有交戰之事便來夾攻二狐同守中軍次日兩邊結陣相持先且居素服登車獨出陣前迎接父屍白噉畏先軫之靈拔去箭翎將香水浴淨自脫錦袍包裹裝載車上如生

人一般推出陣前付先且居收領晉軍中亦將白部胡首級交割還
翟送還的是香噴噴一具全屍晉送去的是血淋淋一顆首級
白噉心懷不忿便叫道你晉家好欺負人如何不把全屍還我先且
居使人應曰若要取全屍你自去大谷中亂屍內尋認言雖未嘗不
是而語意太偏
白噉大怒手執開山大斧指揮騎冲殺過來這裡用輓車結陣如
牆一般連冲突數次皆不能入引得白噉蹣跚咆哮有氣莫吐忽然
晉軍中鼓聲驟起陣門開處一員大將橫戟而出乃狐射姑也白噉
便與交鋒戰不多時左有卻缺右有藥漆兩翼軍士圍裏將來白噉
見晉兵眾盛急忙撥轉馬頭晉軍從後掩殺晉兵死者不計其數狐
射姑認定白噉緊緊追趕白噉恐冲動本營拍馬從刺斜裡跑去射
姑不捨隨著馬尾趕來白噉回首一看帶轉馬頭問曰將軍面善莫
非賈季乎射姑答曰然也白噉曰將軍別來無恙會戰會追自然無
志不勞苦念

笑將軍父子俱佳吾國十二年相待不薄今日留情異日豈不相見
我乃白部之弟白噉是也狐射姑見題起舊話心中不忍便答道我
放汝一條生路汝速速回軍無得淹久于此言畢回車至于大營
兵已自得勝便拿不著白噉眾俱無話是夜白噉潛師回白部胡
無子白噉為之發喪遂嗣位為君此是後話且說晉師凱旋而歸參
見襄公呈上先軫的遺表襄公憐軫之死親殮其屍只見兩目復
開勃勃有生氣襄公撫其屍曰將軍死于國事英靈不泯遺表所言
正見忠愛寡人不敢忘也乃即柩前拜先且居為中軍元帥以代父
職其目遂瞑必俟子得帥其目始
瞑亦是學問不醉處後人於箕城立廟祀之襄公嘉卻
缺殺白部胡之功仍以冀為之食邑謂曰爾能蓋父之愆故還爾父
之封也又謂胥臣曰舉卻缺者吾子之功微子寡人何緣任缺乃以
先茅之縣賞之諸將見襄公賞當其功最是為
上愛者無不悅服時

國因晉文公之變復受盟于楚晉襄公拜陽處父為大將帥師伐
因而侵蔡楚成王命鬬勃同成大心帥師救之行及泝水隔岸望見
晉軍遂逼泝水下寨晉軍營于泝水之北兩軍只隔得一層水面擊
折之聲彼此相聞晉軍為楚師所拒不能前進如此相持約有兩月
看看成終晉軍糧食將盡陽處父意欲退軍既恐為楚所乘又嫌於
避楚為人所笑如此沒用人自然要惹笑乃使人渡泝水直入楚軍傳語鬬勃曰
諺云來者不懼懼者不來將軍若欲與吾戰吾當退去一舍之地讓
將軍濟水而陣決一死敵如將軍不肯濟將軍可退一舍之地讓我
渡河南岸以請戰期若不進不退勞師費財何益于事處父今駕馬
於車以候將軍之命惟速裁決鬬勃忿然曰晉欺我不敢渡河即使
欲渡河索戰成大心急止曰晉人無信其言退舍殆誘我耳若乘我
半濟而擊之我進退俱無據矣不如姑退以讓晉涉我為主晉為賓

不亦可乎

大是老到不為失策鬬勃悟曰孫伯大心之言是也乃傳令軍中退

三十里下寨讓晉濟水使人回復陽處父處父使改其詞宣言于眾

只說楚將鬬勃畏晉不敢涉水已遁去矣軍中一時傳遍當名曰掩耳盜鈴之計處父曰楚師已遁我何濟為歲暮天寒且歸休息以俟再舉可也

遂班師還晉

如此班師出醜之甚鬬勃退舍二日不見晉師動靜使人貞之已

去遠矣亦下令班師而回却說楚成王之長子名曰商臣先時欲立

為太子問於鬬勃勃對曰楚國之嗣利於少不利於長此語不歷世可為訓

皆然且商成之相蠶目豺聲其性殘忍今日愛而立之異日復惡而

黜之其為亂必矣這却說得是成王不聽竟立為嗣使潘崇傅之商臣聞

鬬勃不欲立己心懷怨恨及鬬勃救蔡不戰而歸商臣譖於成王曰

子上受陽處父之賂故避之以為晉名成王信其言遂不許鬬勃相

之前叩頭涕泣備述退師之故如此恁般並無受賂之事若以退為

罪罪宜坐臣成王曰卿不必引咎孤亦悔之矣一個國家能自此成

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後又愛其少子職遂欲廢商臣而立職誠恐

商臣謀亂思尋其過失而誅之立心不慈已失為父之道宮人頗聞其語傳播於

外商臣如何人殺之何等事而疎漏如此商臣猶豫未信以告于太傅潘崇崇曰吾有

一計可察其說之真假商臣問計將安出潘崇曰王妹芋氏嫁於

國邊以歸寧來楚久住宮中必知其事江芋氏性最躁急太子誠為設

享故加怠慢以激其怒怒中之言必有洩漏喜中怒中語俱易漏而此獨用怒有甚宮緩而

怒急怒易而喜難也商臣從其謀乃具享以待江芋氏來至東宮商臣迎拜

甚恭三獻之後漸漸疎慢中饋但使庖人供饌自不起身又故意與

行酒侍兒竊竊私語芋氏兩次問話俱失應答芋氏大怒拍案而起

罵曰役夫不肖如此宜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此何事也而二易也

言而楚成之陳商臣假意謝罪芋氏不顧竟上車而去罵聲猶不絕

口商臣連夜告於潘崇因叩以自免之策潘崇曰子能北面而事職

乎商臣曰吾不能以長事少也潘崇曰若不能屈首事人盍適他國

明知其不肯而必先舉以問亦是不得不然商臣曰無因也祇取辱焉潘崇曰舍此二者

別無策矣商臣固請不已潘崇曰有一策甚便捷但恐汝不忍耳非

故作艱難實是有些刺口商臣曰生死之際有何不忍潘崇附耳曰除非行大事

乃可轉禍為福好師傳好教法商臣曰此事吾能之乃部署宮甲至夜半托

言宮中有變遂圍王宮潘崇仗劍同力士數人入宮逕進成王之前

左右皆驚散成王問曰卿來何事潘崇答曰王在位四十七年矣成

功者退今國人思得新王請傳立於太子可見兒子是養不得的不

也呵成王惶遽答曰孤即當讓位但不知能相活否潘崇曰一君死

一君立國豈有二君耶何王之老而不達也這等遠人成王曰孤方

也呵成王惶遽答曰孤即當讓位但不知能相活否潘崇曰一君死

一君立國豈有二君耶何王之老而不達也這等遠人成王曰孤方

命庖人治熊掌俟其熟而食之雖死不恨潘崇厲聲曰熊掌雖蒸王欲延時刻以待外救乎請主自便勿俟臣動手言畢解束帶投於上前成王仰天呼曰好鬪勃好鬪勃孤不聽忠言自取其禍復何言哉遂以帶自挽其頸潘崇命左右洩之須臾氣絕江芋曰殺吾兄者我也亦自縊而死時周襄王二十六年冬十月之丁未日也鬻翁論此事謂成王以弟弑兄其子商臣遂以子弑父天理報應昭昭不爽此輩應豈可為訓有詩嘆曰

楚君昔日弑熊羆

今日商臣報叔寃

天遣潘崇為逆傳

痴心猶想食熊躡

商臣既弑其父遂以暴疾討于諸侯自立為王是為穆王加潘崇之爵為太師使掌環列之尹列兵以環衛王宮也復以為太子之室賜之令尹鬪般等皆知成王被弑無人敢言商公鬪宜山聞成王之變托言奔喪

因來郢都與大夫仲歸謀弑穆王事露穆王使司馬鬪越椒擒宜申仲歸殺之巫者范禱似言國成王與子玉得子西懼三人俱不得其死至是其言果驗矣鬪越椒覲令尹之位乃說穆王曰子揚鬪般常向人言父子世秉國政受先王莫大之恩愧不能成先王之志其意欲扶公子職為君子上之來子揚實召之今子上伏誅子揚意不白安忍有他謀不可不備越椒得政必行非理子文之所料也穆王疑之乃召鬪般使殺公子職鬪般辭以不能穆王怒曰汝欲成先王之志耶自舉銅錘擊殺之公子職欲奔國鬪越椒追殺之於郊外穆王拜成大心為令尹未幾大心亦卒遂遷鬪越椒為令尹為賈為司馬後穆王復念子文治國之功錄鬪克黃為箴尹主箴規克黃字子儀乃鬪般之子子文之孫也國襄公聞國成王之死問於趙盾曰天其遂厭國乎不在之人不可以為理趙盾對曰國願雖橫猶可以禮義化

國晉襄所論者理

海商臣不愛其父况其他乎臣恐諸侯之禍方未艾耳

盾所論

不幾年穆王遣兵四出先滅豳次滅酈滅豳六豳俱偃姓之國阜陶之後

即今六安州

又用兵陳鄭中原多事果如趙盾之言此是後話却

說周襄王二十七年春二月秦孟明視請於穆公欲與師伐晉以報

崤山之敗穆公壯其志許之孟明遂同西乞白乙率車四百乘伐晉

晉襄公慮秦有報怨之舉每日使人遠探一得此信笑曰秦之拜賜

者至矣遂拜先且居為大將趙衰為副狐鞠居為車右迎秦師於境

上大軍將發之際狼曠自請以私屬効勞先且居許之時孟明等尚

未出境先且居曰與其俟秦至而戰不如伐秦遂西行至於彭為地

今西安府

方與大兵相遇兩邊各排成陣勢狼曠請於先且居曰昔

先元帥以曠為無勇罷黜不用今日曠請自試非敢求錄功但以雪

前之耻耳言畢遂與其友鮮伯等百餘人直犯秦陣所向披靡殺死

秦兵無算鮮伯為白乙所殺先且居登車望見秦陣已亂遂驅大軍

掩殺前去孟明等不能當大敗而走

且居救出狼曠遍體皆傷嘔血斗餘踰日而亡秦兵凱歌還朝且

始奏于襄公曰今日之勝狼曠之力與臣無與也襄公命以上大夫

之禮葬狼曠於西郭使羣臣皆送其葬此是襄公激勵人才的好處

史臣有詩誇狼曠之勇云

壯哉狼車右

斬囚如割鷄

被黜不妄怒

輕身犯敵威

一死表生平

秦師因以摧

重泉若有知

先軫應低眉

却說孟明兵敗回秦自分必死誰知穆公一意引咎全無嗔怪之意

依舊使人郊迎慰勞任以國政如初孟明自愧不勝乃增修國政

便其必勝之理盡出家財以恤陣亡之家每日操演軍士勉以忠義期來年

大舉伐晉是冬晉襄公復命先且居糾合大夫公子成陳大夫懷

選鄭大夫公子歸生率師伐秦取江及彭衙二邑而還戲曰吾以報

拜賜之役也昔郭偃卜繇有一擊三傷之語至是三敗秦師其言果

驗一擊三傷只怕還要在殺之役擒獲三帥上請未必言三次也孟明不請師禦秦人皆以為怯

惟穆公深信之謂羣臣曰孟明必能報晉但時未至耳好明君至明

年夏五月孟明補卒蒐乘訓練已精請穆公自往督戰若今次不能

雪耻誓不生還穆公曰寡人凡三見敗於晉矣若再無功寡人亦無

而反國也乃選車五百乘擇日與師凡軍士從行者皆厚贈其家三

軍踴躍皆願効死兵繇蒲津關而出關在西安府朝邑縣與平陽府蒲州相近既渡黃河

孟明出令使盡焚其舟穆公怪而問曰元帥焚舟何意也孟明視奏

曰兵以氣勝吾屢挫之後氣已衰矣幸而勝何患不濟吾之焚舟示

三軍以必死有進無退所以作其氣也雖是一說然若不從論穆公修國政來却亦無益

日善孟明自為先鋒長驅直入破王官城今平陽府臨晉縣取之謀報至絳

州晉襄公大集羣臣商議出兵拒敵趙衰曰秦怒已甚此番起傾國

之兵將至死于我且其君親行不可當也不如避之使稍逞其志可

以息兩國之爭先且居亦曰因獸猶能圖况大國乎秦君耻敗而三

帥俱好勇其志不勝不已兵連禍結未有已時子餘之言是也襄公

乃傳諭四境堅守毋與秦戰繇余謂穆公曰晉懼我矣君可乘此兵

威收崤山死士之骨可以益昔之恥不肯深入益亦知晉之故讓非力之不如也穆公從

之遂引兵渡黃河上岸自茅津地在平陸縣濟師屯于東峭晉兵無一人

一騎敢相迎者阿公阿軍士於墮馬崖絕命巖落魂澗等處收簡屍

骨用草為襯埋藏於山谷僻坳之處宰牛殺馬大陳祭享穆公素服

親自漚酒放聲大哭孟明諸將伏地乃能起哀動三軍無不墮淚髯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十一

仙有詩云

曾嘆二老哭吾師

今日如何自哭之

莫道封尸豪舉事

峭山雖險本無尸

江及彭衙二邑百姓聞穆公伐晉得勝哄然相聚逐去晉之守將還復歸秦秦穆公奏凱班師以孟明為亞卿與二相同秉國政西乞白乙俱加封賞改蒲軍關為大慶關以志軍功却說西戎主赤班初時見秦兵屢敗欺秦之弱欲倡率諸戎叛秦勢利大套何怪于戎及伐晉回來穆公欲遂移師伐戎餘請傳檄戎中徵其朝貢若其不至然後攻之赤班打聽孟明得勝正懷憂懼一見檄文遂率西方二十餘國納地請朝尊穆公為西戎伯主史臣論秦事以為千車易得一將難求穆公信孟明之賢能使終任用所以卒成伯業是時秦之威名直達京師蜀襄王謂尹武公曰秦晉匹也其先世皆有功於王室昔重耳主

盟中夏朕册命為侯伯合秦伯任好強盛不亞于晉朕亦欲册之如晉卿以為何如尹武公曰秦自伯西戎未若晉之能勤王也今晉秦方惡而晉侯驩能繼父業若册命秦則失晉歡矣不若遣使頒賜以賀秦則秦知感而晉亦無怨兩全互用真好主意襄王從之要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簫史弄玉之事甚屬不經列仙傳載之乃奸詭異者為之未可信也

權位黜陟之際恩怨易生先克陽處父忠于謀君晉襄乃明語其所黜之人豈非大失檢點

狐射姑之才不及趙盾佐治中軍亦非卑小難安乃因易帥之故而刺殺大臣無禮之甚脫死出奔猶為僥倖

父死子繼理之常也夫人太子皆在而外求君必生禍亂苟林父已自說得明白趙盾乃未之思耶若謂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則遣迎公子雍之使已行何又中變廢君立君國家大事而輕率如此諺云宰相須用讀書人良有以也

趙盾襲敗秦師更為不義之甚迎君納君皆出於我非秦人恃強與帥也今事勢雖在兩難必當再遣使命厚其宴犒致詞委曲陳其不得已之情即秦人強橫亦未必不聽如此則內不失于信義而外不結怨于強隣若其不聽而後戰之庶可自解乃計不及此既招之來又潛師相襲棄信義而結讐仇悖亂甚矣長人僑如可謂壯勇無二矣然侵魯之役曾無寸功而竟被擒

殺可見勇而無謀便是無用之物

趙盾與駢苻林父待朋友俱甚厚道亦可見古人友誼之重

話說秦穆公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周襄王命尹武公賜金鼓以賀之

秦伯自稱年老不便入朝使公孫枝如周謝恩是年餘余病卒穆公

心加痛惜遂以孟明為右庶長公孫枝自周還知穆公意向孟明亦

告老致政不在話下却說秦穆公有幼女生時適有人獻璞王在石中曰璞

琢之得碧色美玉女周歲宮中陳晬盤女獨取此玉弄之不舍因名

弄玉稍長姿容絕世又且聰明無比善于吹笙不絳樂師自成音調

穆公命巧匠剖此碧玉為笙女吹之聲如鳳鳴穆公鍾愛其女築重

樓以居之名曰鳳樓樓前有高臺亦名鳳臺弄玉年十五穆公欲為

之求佳婿弄玉自誓曰必得善笙人能與我唱和者方是我夫十五歲女

孩郎老臉如此乎可謂無耻非佳女也

他非所願也穆公使人遍訪不得其人忽一日

弄玉于樓上捲簾閒看見天淨雲空明明如鏡呼侍兒焚香一柱取
 碧玉笙臨窗吹之聲音清越響入天際微風拂拂忽若有和之者其
 聲若遠若近弄玉心異之乃停吹而聽其聲亦止餘音猶嫋嫋不斷
 弄玉臨風惘然如有所失徒倚夜半月昃香消乃將玉笙置于牀頭
 勉強就寢夢見西南方天門洞開五色霞光照耀如畫一美丈夫羽
 冠鶴裝騎彩鳳自天而下立于鳳臺之上謂弄玉曰我乃太華山之
 主也若真是天仙何必如此上帝命我與爾結為婚姻當以中秋日相見宿緣
 應爾乃于腰間解赤玉簫倚欄吹之其彩鳳亦舒翼鳴舞鳳聲與簫
 聲唱和如一宮商協調嗶嗶盈耳弄玉神思俱迷不覺問曰此何曲
 也美丈夫對曰此華山吟第一弄也弄玉又問曰曲可學乎美丈夫
 對曰既成姻契何難相授言畢直前執弄玉之手天仙舉動天不老成弄玉猛
 然驚覺夢中景象宛然在日及旦自言于穆公乃使孟明以夢中形

像十太華山訪之有野夫指曰山上明星峰有一異人安知不自七
 月十五日至此結廬獨居每日下山沽酒自酌至晚必吹簫一曲簫
 聲四徹聞者忘卧不知其何處人也孟明登太華山至明星巖下果
 見一人羽冠鶴裝玉美丹唇飄飄然有超塵出俗之姿孟明知是異
 人上前揖之問其姓名對曰某蕭姓史名足下何人來此何事孟明
 曰某乃本國右庶長百里視是也吾主為愛女擇婿女善吹笙必求
 其匹聞足下精于音樂吾主渴欲一見命某奉迎蕭史曰某粗解宮
 商別無他長不敢辱命孟明日同見吾主自有分曉乃與共載而回
 孟明先見穆公奏知其事然後引蕭史入謁穆公坐于鳳臺之上蕭
 史拜見曰臣山野匹夫不知禮法伏祈矜宥穆公視蕭史形容瀟灑
 有離塵絕俗之韻心中先有三分歡喜乃賜坐于旁問曰聞子善蕭
 必善笙乎蕭史曰臣止能簫不能笙也穆公曰本欲覓吹笙之侶今

簫與笙不同器非吾女匹也顧孟明使引退弄玉遣侍者傳穆公語

曰簫與笙一類也客既善簫何不一試其長奈何令懷技而去乎亦想

急十要嫁不能復執前志矣穆公以為然乃命蕭史奏之蕭史取出赤玉簫一枝

五色溫潤赤光昭耀人目誠希世之珍也纔品一曲清風習習而來

奏第二曲彩雲四合奏至第三曲見白鶴成對翔舞于空中孔雀數

雙棲集于林際百鳥和鳴經時方散安知不是障眼戲法如孫行者毫毛之類也穆公大

悅時弄玉于簾內窺見其異亦喜曰此真吾夫矣穆公復問蕭史曰

子知笙簫何為而作始于何時蕭史對曰笙者生也女媧氏所作義

取發生律應太簇簫者肅也伏羲氏所作義取肅清律應仲呂穆公

曰試詳言之蕭史對曰臣執藝在簫請但言簫昔伏羲氏編竹為簫

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其聲和美以象鳳鳴大者謂之雅簫編二十三

管長尺有四寸小者謂之頌簫編十六管長尺有二寸總謂之簫管

其無底者謂之洞簫其後黃帝使伶倫化竹于昆谿製為橫笛七孔

吹之亦象鳳聲其形甚簡後人厭簫管之繁專用一管而豎吹之又

以長者名簫短者名管今之簫非古之簫矣按今簫起于漢晉之間秦時安得即有此簫其

妄可知穆公曰卿吹簫何以能致珍禽也史又對曰簫製雖減其聲不

變作者以象鳳鳴鳳乃百鳥之王故皆聞鳳聲而翔集也昔舜作簫

韶之樂鳳凰應聲而來儀鳳且可致况他鳥乎蕭史應對如流音聲

洪亮穆公愈悅謂史曰寡人有愛女弄玉頗通音律不欲歸之音壻

願以室吾子蕭史斂容再拜辭曰史本山僻野人安敢當王侯之貴

乎前既現夢此復推辭其假可知穆公曰小女有誓願在前欲擇善笙者為偶今吾

子之簫能通天地格萬物更勝于笙多矣况吾女復有夢徵今日正

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此天緣也卿不可辭蕭史乃拜謝穆公命太

史擇日婚配太史奏今夕中秋上吉月圓于上人圓于下乃使左右

具湯沐引蕭史潔體賜新衣冠更換送至鳳樓與弄玉成親夫妻和順自不必說次早穆公拜蕭史為中大夫蕭史雖列朝班不與國政日居鳳樓之中不食火食時或飲酒數杯耳弄玉學其導氣之方亦漸能絕粒蕭史教弄玉吹簫為來鳳之曲約居半載忽然一夜夫婦于月下吹簫遂有紫鳳集于臺之左赤龍盤于臺之右蕭史曰吾本上界仙人上帝以人間史籍散亂命吾整理乃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降生于周之蕭氏為蕭三郎至宣王末年史官失職吾乃連綴本未備典籍之遺漏同朝中書并無蕭氏撰修其安可知人以吾有功于史遂稱吾為蕭史今歷一百十餘年矣上帝命我為華山之主與子有夙緣不知怎生樣一個夙緣說得甚好故以簫聲作合然不應久住人間今龍鳳來迎可以去矣弄玉欲辭其父蕭史不可曰既為神仙當脫然無思豈容於眷屬生係戀耶於是蕭史乘赤龍弄玉乘紫鳳自鳳臺翔雲而去

今人稱佳婚為乘龍正謂此也是夜有人於太華山聞鳳鳴焉鳳鳴焉鳴法其安可知次早宮侍報知穆公穆公惘然徐嘆曰神仙之事果有之也妖或有之孔力倘此時有龍鳳迎寡人寡人視棄山河如棄微蕝耳言是妖怪偽托命人於太華踪跡之杳然無所見聞遂立祠于明皇歲時以酒果祀之至今稱為蕭女祠祠中時聞鳳鳴也總是一篇傳奇說六朝鮑照有蕭史曲云

蕭史愛少年

羸女喜童顏

火粒願排棄

霞霧好登攀

龍飛逸天路

鳳起出秦關

身去長不返

簫聲時往還

又江總亦有一詩云

弄玉秦家女

蕭史仙處童

來時兔月滿

去後鳳閣空

密笑開還斂

浮聲咽更通

相期紅粉色

飛向紫烟中

穆公自是厭言兵革遂超然有世外之想以國政專任孟明日修清淨無爲之業未幾公薨枝亦卒孟明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並有賢德國中稱爲三良穆公皆拜爲大夫恩禮甚厚又三年爲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穆公坐于鳳臺觀月想念其女弄玉不知何往更無會期驀然睡去夢見蕭史與弄玉控一鳳來迎同遊廣塞之宮清冷徹骨蕭史既是大華山主何得又既醒遂得寒疾不數日薨人以爲仙去矣在位三十九年年六十九歲穆公初娶晉獻公女生太子齊至是卽位是爲康公墓穆公於雍用西戎之俗以生人殉葬凡用一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亦與其數國人哀之爲

賦黃鳥之詩詩見毛詩國風後人論穆公川三良始葬以爲死而棄賢失貽謀之道惟宋蘇東坡學士有題秦穆公墓詩出人意表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夫有此城秦人以此識公墓昔主公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話分兩頭却說晉襄公六年立其子夷臯爲世子使庶弟公子樂出仕於陳是年趙衰藥枝先且居晉臣先後皆卒連喪四卿位署俱虛

明年乃大蒐車徒於夷晉地舍二軍仍復三軍之舊襄公欲使士穀

父梁益耳梁引族將中軍使箕鄭父先都先軫子將上軍先且居之子先

克進曰狐趙有大功於晉其子不可廢也擇帥以才不當論先世且之功也此語殊未妥

士穀位司空與梁益耳俱未有戰功驟爲大將恐人心不服四句却說得是

襄公從之乃以狐射姑為中軍元帥趙盾佐之以箕鄭父為上軍元帥荀林父佐之以先穀為下軍元帥先都佐之狐射姑登壇號令指揮如意傍若無人

即此便知射姑不特無大將之才亦無其器

其部下軍司馬與駢諫曰

駢聞之師克在和今三軍之帥非夙將即世臣也元帥宜虛心諂訪常存謙退夫剛而自矜子玉所以敗于晉也不可不戒射姑大怒賜

曰吾發令之始匹夫何敢亂言以慢軍士叱左右鞭之一百

自大人最恨的

人教他眾人俱有不服之意再說士穀梁益耳聞先克咀其進用心

中大恨先都不得上軍元帥之職亦深恨之時太傅陽處父聘於衛

不與其事及處父歸國聞射姑為元帥乃密奏於襄公曰射姑剛而

好上不得民心此非大將之才也臣曾佐子餘之軍與其子盾相善

極知盾賢而且能夫尊賢使能國之令典君如擇帥母有盾者襄公

用其言乃使湯處父收籠于董

今粉陰縣有華亭

狐射姑未知易帥之事欣

然長中軍之班襄公命其字曰賈季

食邑于賈季向也寡人使盾佐季故曰賈季

吾子今吾子佐盾矣

不先下易帥之命而臨射姑不敢言唯唯而退時退之却亦令人面愧

襄公拜趙盾為中軍元帥而使狐射姑佐之其上軍下軍如故趙

盾自此當國大修政令國人悅服有人謂陽處父曰子盡言無隱忠

則忠矣狗不虞取怨於人乎處父曰苟利國家何敢避私怨也次日

狐射姑獨見襄公問曰蒙主公念先人之微勞不以臣為不肖使司

戎政忽然更易臣未知罪意者以先臣偃之勲不如衰乎抑別有所

謂耶襄公曰無他也陽處父為寡人言吾子不得民心難為大將是

以易之

進言不避私怨臣之忠也渴言而使人怨之全是晉襄不是

射姑嘿然而退是年秋八月

晉襄公病將死召太傅陽處父上卿趙盾及諸臣在榻前囑曰寡人

承父業破狄伐秦未嘗挫銳氣於外國今不幸命之不長將與諸卿

長別太子嘉臯羣幼卿等宜盡心輔佐和好鄰國不失盟主之業可

也羣臣再拜受命襄公遂薨

晉襄公可有為可惜死得太快

次日羣臣欲奉太子卽

位趙盾有國家多難秦狄為仇不可以立幼主今杜祁之子公子雍

見仕於秦好善而長可迎之以嗣大位羣臣莫對狐射姑曰不如立

公子樂毋辰若之嬖也樂仕于陳而陳素睦于晉非若秦之為怨

迎之則朝發而夕至矣趙盾曰不然陳小而遠秦大而近迎君子陳

不加睦而迎君子秦可以釋怨而樹援必公子雍乃可雖似有理然

月利宜也事之不成眾議方息乃使先蔑為正使士會副之如秦報喪因迎公

子雍為君將行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皆在而欲迎君於他國恐

事之不成將有他變看得子何不托疾以辭之先蔑曰政在趙氏何

變之有誰知他自亦林父謂人曰同官為僚吾與士伯先蔑為同僚

不敢不盡吾心彼不聽吾言恐有去日無來日矣不說先蔑往秦且

說狐射姑見趙盾不從其言怒曰狐趙等也今有趙其無狐耶亦無

使人召公子樂季陳將為爭立之計早有人報知趙盾盾使其客公

孫杵臼率家丁百人伏于中路候公子樂行過要而殺之是何理也

狐射姑亦怒曰使趙孟有權者陽處父也處父族微無援今出宿郊

外主諸國會葬之事刺之易耳盾殺公子樂我殺處父不亦可乎乃

與其弟狐鞠居謀鞠居曰此事吾力能任之與家人詐為盜夜半踰

牆而入處父尚秉燭觀書鞠居直前擊之中肩處父驚而走鞠居逐

殺之取其首以歸陽處父之從人有認得鞠居者走報趙盾盾作為

不信這却算能此曰陽太傅為盜所殺安放誣人令人收殮其屍此

九月中事至冬十月葬襄公于曲沃襄夫人穆嬴同太子夷臯送葬

謂趙盾曰先君何罪其適嗣亦何罪問得有理實難回答可乃舍此

一塊肉而外求君子他國耶趙盾曰此國家大事非盾一人之私也

葬畢奉主入廟趙宣子卽廟中謂諸大夫曰先君惟能用刑賞以伯

諸侯今君極在殞而狐鞠居擅殺太傅為諸臣者誰不自危此不可不討也乃狐鞠居付司寇數其罪而斬之

有大臣風力 即於其家搜出陽處父之首以線縫于頸而葬之狐射姑懼

趙盾已知其謀乃夜乘小車出奔翟國投翟王白曠去訖時翟國有

長人曰僑如身長一丈五尺謂之長翟力舉于鋤銅頭缺額瓦礫不

能傷害白曠用之為將使之侵魯文公使叔孫得臣帥師拒之時值

冬月凍霧漫天大夫富父終甥知將雨雪進計曰長翟驍勇異常但

可智取不可力敵乃于要道深掘陷坑數處將草蓐掩蓋上用浮土

是夜果降大雪鋪平地面不辨虛實富父終甥引一枝軍去劫僑如

之寨僑如出戰終甥詐敗僑如奮勇追殺終甥留下暗號認得路徑

沿坑而走僑如隨後趕來遂墮于深坑之中得臣伏兵悉起殺散翟

兵終甥以戈刺僑如之喉而殺之

能磨瓦礫終不能磨兵

取其屍載

以大中見者都駭以為防風氏之骨不是也魯臣適生長子遂名

曰叔孫僑如以志軍功

可見古人取名各有意義不似今人一味吉利也

自此魯與翟合

兵伐翟白曠走死遂滅其國狐射姑轉人赤狄潞國

今潞安府

依潞

大夫鄆舒趙盾曰賈季吾先人同時出亡者左右先君功勞不淺吾

誅鞠居正以安賈季也彼懼罪而亡何忍使孤身棲止于翟境乎

同謀

集家丁將欲起行眾家丁稟曰昔蒐夷之日主人盡忠于狐帥反被

其辱此仇不可不報今元帥使主人押送其妻孥此天賜我也當盡

殺之以雪其恨與駢連聲曰不可不可元帥以送孥見委寵我也元

帥送之而我殺之元帥不怒我乎

不特理上使不得即

乘人之危非

仁也取人之怒非智也乃迎其妻子登車將家財細細登籍親送出

境毫無遺失射姑聞之嘆曰吾有賢人而不知吾之出奔宜也趙盾

殺人造意首論射始若在晉國下理不應原宥趙盾此語亦失之私

乃使與駢送其妻于往潞與駢喚

境毫無遺失射姑聞之嘆曰吾有賢人而不知吾之出奔宜也趙盾

自此重與辯之人品有重用之意再說先蔑同士會如秦迎公子雍
為君秦康公喜曰吾先君兩定晉君當寡人之身復立公子雍是晉
君世世自秦出也乃使白乙丙率車四百乘送公子雍於晉可見秦人原是
好耶說秦夫人穆嬴自送葬歸期之後每日侵晨必抱太子夷臯于
懷至朝堂大哭謂諸大夫曰此先君適子也奈何棄之既散朝則命
車適于趙氏向趙盾頓首曰先君臨終以此子囑卿盡心輔佐君雖
棄世言猶在耳若立他人將置此子于何地耶身受枉孤尤非他人可比責備得最是
不立吾兒吾子母有死而已言畢號哭不已國人聞之無不哀憐穆
嬴而歸咎于趙盾諸大夫亦以迎雍失策為言趙盾患之謀于卻缺
曰士伯已往秦迎長君矣何可再立太子缺曰今日舍幼子而立長
君異日幼子漸長必然有變可亟遣人往秦止住士伯為上盾曰先
定君然後發使方為有名即時會集羣臣奉夷臯即位此君只如兒戲豈有此理

是為靈公時年纔七歲耳百官朝賀方畢忽邊謀報稱秦遣大兵送

公子雍已至河下諸大夫曰我失信于秦矣何以謝之趙盾曰我若

立公子雍則秦吾賓客也既不受其納是敵國矣是你自去求他不

何恁說胡說使人往謝彼反有辭于我不如以兵拒之乃使上軍元

帥箕鄭父輔靈公居守盾自將中軍先克為副以代狐射姑之職荀

林父獨將上軍先都因先蔑往秦亦獨將下軍三軍整頓出迎秦師

屯于厓陰河東秦師已濟河而東至令狐下寨晉河東府猗氏縣有令狐城聞前

有晉軍猶以為迎公子雍而來全不戒備先蔑先至晉軍來見趙盾

告以立太子之故先蔑睜目視曰謀迎公子雍是誰主之今又立太

子而拒我乎拂袖而出見荀林父曰吾悔不聽子言以至今日林父

正之曰子晉臣也舍晉安歸先蔑曰我受命往秦迎雍則雍是我主

秦為吾主之輔豈可自背前言苟圖故鄉之富貴乎先蔑雖失若生前此論却正

遂奔秦。秦趙盾曰：士伯不肯留晉，來曰：秦師必然進逼，不如乘夜往。劫秦寨，出其不意，可以得志。遂出令厲兵秣馬，軍士于寢辱飽食，銜枚疾走。比至秦寨，恰好三更，一聲吶喊，鼓角齊鳴，殺入營門。秦師在睡夢中驚覺，馬不及束，銳人不及操戈，四下亂竄。晉兵直追至劔首之地。秦晉交界白乙丙死戰，得脫公子雍，死于亂軍之中。死得無辜，可嘆先蔑嘆曰：趙孟嘗我，我不可背秦，乃奔秦。士會亦嘆曰：吾與士伯同事，士伯既往秦，吾不可以獨歸也。亦從秦師而歸。秦康公俱拜為大夫，荀林父言于趙盾曰：昔賈季奔狄，相國念同僚之義，歸其妻孥。今士伯隨季與某亦有僚誼，願效相國昔日之事。盾曰：荀伯義重，正合吾意。遂令衛士兩宅家眷及家財于秦。此等却算趙盾好處胡曾先生有詩云：

誰肯越境送妻孥，只為同僚義氣多。

近日人情相忌刻，一般僚誼却如何。

又髯翁有詩譏趙宣子輕于迎雍以質為寇

奕棋下子必躊躇

有嫡如何又外求

賓寇須臾成反覆

趙宣謀國是何籌

按此一戰各軍將皆有俘獲，惟先克部下驍將蒯得貪進，不願為秦所敗，反喪失戎車五乘。先克欲按軍法斬之，諸將皆代為哀請。先克言于趙盾，乃奪其田祿，蒯得恨恨不已。不知自非而反恨人小人往往如此再說箕鄭父與士穀梁益耳素和厚，善自趙盾升為中軍元帥，士穀梁益耳俱失了兵柄，連箕鄭父也有不平之意。時鄭父居守士穀梁益耳俱聚做一處，說起趙盾廢置自繇，目中無人，今聞秦以重兵送公子雍，若兩軍相持，急未能解，我這裡從中為亂，反了趙盾，廢夷臯迎公子雍，大權皆歸于吾黨之手，商議已定，不知成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